

蒲

室

集

五



蒲室集

書問

與胡平章書二

與虞伯生學士書三

與易輝董阿平章書

與高納麟監司書

與高參政書三

與常道夫御史書二

與薩迪大夫書

與忽都海牙右丞書

書

與左吉平章書

與吳間間真人書

與王林能參議書

與趙仲穆書

與盧縣尹書

與趙伯寧司使書

與張司使書

與邢海彥深僉事書

與九成書

與韓伯高治書書

答張雪峯司農書

與蘇伯脩參議書

與孔用道都事書

與忽都察總管書

與普顏帖穆爾監司書

與杜清碧待制書

答廖天與書

答族弟陳宗南道士書

與友人共十四書

書目

二

與元叟和尚書三答一

與如一溪書

與妙國師書

與澄湛堂書

與恩斷江書

與明雪窓書

答砮平石書

答匡正宗書

答愚如菴書

與宗可建書

與寶雲盧老書

與果菴主書

與若季衡書

與詰古智書

與受業師祖書

與印月江書

與有龍長老書

與福田僧書

與

答真如舜長老書

書

三

答慈化愈長老書

答清泉海長老書

答南山月長老書

蒲室集

書問

與胡平章書二

某姿性愚鈍分甘枯槁雖樂聞賢士大夫之風而未嘗有所趨謁不圖高明照察卑陋特蒙錄問去年金山接餘論者旬日竊觀德量汪然與物為春謙卑自持出於至誠惟恐一善之不聞以方今天下之六四方風俗之不同古今制度之沿革人材黜陟之當不庶政之所疑百司之所咨而談笑處之裕如也又不有其功歸善於長古之良相無以過此尚記鈞旨謂

書

四

素志慕道思退隱而未能此固高識又氣養冲澹非富貴榮名所可動心然吾聞之吾師所謂道者即吾性之虛靈不昧日用不失之謂也不與生而存不與死而已窮天地亘萬世而不磨者也人均有之而為物欲所蔽焉爾於是先哲教人於十二時中無絲毫間斷有一念萬年之說動靜常照寤寐一如及用工純熟則外而居官莅民內而應酬事物飲食男女是非絲擾聲音笑貌皆吾性之妙用所謂使得十二時辰者也若唐之顏真卿宋之富范皆慕佛參禪而不廢大臣之事斯可為法而曰看經禮佛布施作福者

特助道之跡耳而道不在是也又曰草衣木食深山窮谷者此幽人高尚之志爾亦非所謂道也不肖雖淪棄林下於世無所用而樂與斯民為

聖天子得賢相賀復思公薦於道恐有退志又懇泥於其跡而遺其大者故欲有以奉記適征東偽學提舉平江朱澤民入都因得上狀澤民清苦讀書善畫亦樂誦公之德而願望風采者也相望數千里臨風縣縣

某林下一衲無用於世猶叨濫住山隨衆俯仰無補宗教前年陪鈞從赴金山勝會旬日獲接清論辱頌

天書

五

張

獨厚微察德宇深沉志識高朗真宰相器也嘗讀古書得賢相於千載之上尚將彷彿其人詠歌盛德況目覩而身臨之乎別來三閱歲以升沉有間不敢問侯起居今春行省郎中回伏領藤茶之惠緘問謙損若施與敵己者猶不敢當況微下乎受之驚悚不已自願枯槁無一覬望猶喜大人君子出佐

聖主行仁政薄海內外涵濡化育而莫知其力斯民幸甚而吾西方聖人之教窮神致化至於愚夫悍卒聞而畏惡遷善其陰翊王度不為無益流之末俗其跡則不能無弊無以跡之弊而棄其道猶無以稂莠

而棄嘉穀也。冀力為匡護。因本心學士北上。敢布狂斐。

與虞伯生學士書 三

前冬京城得數造齋閣。辱介供香積。兼示法誨。及歸。又承緘寄先師塔銘。其文之雄深簡古。自可凌轢。柈柈州至。發揚吾道。鉗槌妙密。雖揚次公。張無盡。亦當避鋒縮手矣。使門弟子輩。若增其光榮。感德何可忘也。新寺二碑。各高三丈許。大作想再奏聞。莫審何日。須下寺中。工作俱將畢。諸牌額大字。見刊。但後殿素五方佛。與天王殿。摩哈刺殿。東西過街樓。未有書扁。

書

六

向岳住公。回都曾列奏。曰必命妙畫。而胡久不發。下也。茲鄉親廖天與。北上因得上狀。天與家世。儔者純。薦靜默。與人交久。愈不失其誠。倘有以教之。則受惠等也。

懷仰之久。數年欲專遣一書奉問。以事牽不果。往來中。雖數接教示。恐回者不的。故不能奉荅。為媿。去夏危太朴來此。知為況益。詳自聞。閒居意。謂築室問田。有登山臨水之樂。而四方之人。以文字干瀆。疲於應荅。不殊在都之時。亦猶淨名居毘耶城。隨所求者。悉令滿足。大乘菩薩度生為急。非小根小器。沈著空寂。



者可同日而語也其居此十年求退未能又以奉  
旨賜田蠲稅而省部未得明文恐後人居之不安而  
致廢弛則責在開山者故遣徒留都三年只待文下  
則決於乞間可操几杖而從公游矣聞有意入吳必  
取道金陵或欲入城只鍾山崇因亦可盤桓數月  
先師塔銘向奉

白蒙大手發揮難令它人書之謹遣書記高獨峯問  
候起居就求尊翰即圖鐫石庶為全美

去夏楊弘正御史令作書上瀆繼承教答感愧無量  
舊牘又見答弘正書尾畫陳江右海運則知室中佛

書

七

天圍繞煨鍊大乘菩薩而憂民憂物之心未嘗少置  
上與諸佛同一圓證下與衆生同一悲濟所謂深入  
真俗不二法門也少白斷江恩公己卯秋談笑之間  
脫然而逝閣維設利齒牙不壞囊無所蓄諸山故舊  
助其營塔後孫觀宿奉遺命徒跣走江西乞銘於大  
手筆不謂至金陵而疾作因其友徑山淨書記往謁  
床下之便以杖託其代請且索羽言為休紹倘蒙念  
此老嘗辱游從方外之雅以法為施則江湖衲子均  
一感德

與易釋董阿平章書

某三生緣幸忝侍一載蒙庇甚多至今不敢忘德新  
寺建造其位置開闢材木堅壯制度精巧皆出規畫  
上合

聖心歡動宮掖而下之工匠夫役皆感寬惠德澤在  
人子孫蒙福況以上年江東飢荒賑濟存活何止數  
十萬人陰功天相豈淺淺哉比喜榮膺

聖眷由臺入省東南重鎮仁政所及益廣聲望益重  
惟冀不忘靈山付囑為佛法外護欲一到杭叅賀以  
造起方急不敢暫離舊住中竺寺奉

旨令淨慈西堂如一漢住持此僧禪林中有道名德  
幸望庇護謹奉狀呈不備

與高叅監司書

某自去夏金陵餞別恰一載中間每蒙流問之及而  
不能奉一書問安好者思瀆清嚴耳常念在錢唐時  
多感庇護來此又出揄揚之賜每恐不稱有累高明  
也喜往來者誦善政不輟口而江右為不肖故里何  
其幸耶然飢荒之餘勸不賦恤大勞神思活人千萬  
子孫當世享其報幸冀終惠以懷仰不忘聞館驛中  
有公差書吏回謹具狀附問他無所言惟恕察不宣

與高叅監司書三

別來將一載懷慕無已二月嘗奉狀計徹鈞覽凡自  
北來者皆蒙傳命下及碌碌何敢當此六月廿日百  
丈東陽法弟及愚徒歸稱道仁德之惠令人感入骨  
髓復恃仁愛敢陳稟瀆寺中上年官撥錢所置常住  
出於鈞畫所成其差稅已蒙行省欽依下路申及咨  
稟明降望矜念係國朝特創又官錢所置明該與  
別寺不同難比續置何金宋舊寺獲免而國朝官  
寺不免特未有發明之爾如蒙庇護回咨欽免為常  
住久遠之利以尉

先皇顯心而受終惠仰叩佛天以祈以報望遣愚徒

書

九

朱

再往干冒鈞嚴不勝戰悚秋漸涼為國自愛不備  
備貧官寺十年拙於應鼎加之多疾日思求退以差  
稅未免故移文上下遣徒往復而微蹤繫留者以此  
也七月初愚徒回及覩省部文下特與欽免差稅出  
於鈞造成就歡喜感戴非言可喻便欲辭去以償素  
志又念

先皇聖忌將臨必展敬致祭以盡羹墻之思八月十  
二日滿散歲經後即退居欽依元奉

聖旨事意以五山為頭禪院杭州徑山寺元叟長老  
舉以自代移文集慶路申覆行宣政院隆祥使司今

因蔣山僧入都公幹乞賜庇護均感恩造前帖木兒  
不華御史去嘗具狀上問所謂寺之常住與微蹤之  
退成始而成終皆相公之賜圖報之德沒齒無及  
自揆匪材誤蒙舉擢備負官寺于茲十年常慙曠失  
貽玷明鑑年來復苦衰疾故於去秋辭閒遣徒奉狀  
干瀆鈞嚴借重鼎呂頤旨所司俯垂允聽近接隆祥  
使司咨文敬奉

懿旨不許辭退令永遠住持感戴

聖恩銘心刻骨然力薄任重恐致覆敗悔無及矣朝  
夕懇惕非敢虛誑十年之中所得茶湯錢布施銀錠

書

十一

朱

濟置田數十頃悉歸常住前歲又撥解庫使自營息  
以充衆僧齋粮本息分文無虧而妬害者衆譏謗橫  
生蓋巖穴野衲素居貧賤余銀財寶佛戒勿近況董  
朝廷庫藏官物宜禍之至如矢中的敢望鈞念與使  
司諸官言之乞照壽安山例以庫本置田可為常住  
永遠其本息又免移貸失陷而僧獲苟安少逃禍責  
尚徼終惠或保善後

與常道夫御史書

奉別二載緬想深造道妙神用超然直與揚大年張  
天覺抗衡於數百載之上良用歎羨自視碌碌名居

物外而羈縻官寺與俗鼎酢未能擺脫只增慙汗令  
嗣來辱書兼以唐碑墨本之惠劇感厚意且審錦還  
故鄉有過家上塚之榮所謂隨順世緣無諸障礙非  
過量人孰能知此相望益遠臨風悵然有便毋惜寄  
音尉方外之思春暄惟盡珍重理不具

與薩迪大夫書

去冬臺郎去嘗上狀問候起居塵瀆鈞聽後愚徒回  
言感德惠如海之量容納百川如地之厚負載萬類  
朝廷倚之而鎮安百僚賴之而敬肅民樂其業物遂  
其生又法以佛為心廣布仁慈躋八荒於仁壽之域

書

十一

陳

導斯民以無為之化宣揚正法護持教門而茲山无  
蒙軫念固是推忠先朝不忘顧命然吾徒食息  
於此豈勝感愍惟勵精于道以禱以頌用承多福復  
遣愚徒為常住立千年久遠之計幸垂矜察以俟終  
惠

與忽都海牙右丞書

去夏秋臺郎赴都屢嘗上狀計徹鈞覽舊冬喜聞出  
按江淅而賤軀以疾辭間公文申上不蒙允聽今為  
常住立定規式却許辭退然官寺新創官錢買田官  
司叔米作數考較而令僧人當差為苦殊甚茲者奉

旨開除惟望相公推念三年蓋寺之勞

先皇在天之靈昭昭然有知而諸佛菩薩自能洞鑒無以浮議而退顏輪蓋釋迦成佛尚有多魔惟大力量人百撓不折而為茲山久遠之計幸始終成全之

與左吉平章書

壬申之冬承鈞從頒香及降金帛看閱藏經宗教有光山川增重別來五載以微顯有間不敢問候起居惟切懷仰茲特為法外護敢以山門公務冒瀆鈞聽官寺新創上年所買田土俱係官錢其收租米報官乍數雖司其它寺院既有金宋常住之外續置田糧

書

十三

自己管業紅糧當若之比近因荅罕都事開讀護持本路具稅糧數目公文申上望推潛宮羨墻之思為常住千年之計而

先皇在天之靈睿鑑昭然以不忘靈山付囑也謹具狀呈干冒清嚴不勝戰慄不備

與吳間間真人書

前冬入京獲奉清誨東歸又辱餽贐感愧無已以迫工作未遑脩謝錙鎰管來承教示伏審以道輔時王侯趨風神觀超然動靜一如始信大力量人不以喧寂為拘而吾根器薄劣者少涉應真便見寔敗正欲

奉安閣適鄉親廖天與教授偕羅浮山道士赴都且  
言願拜堂下因勒上狀彼得一瞻道德之光即平地  
登瀛州也春且盡惟善保愛不恣

與王抃能參議書

去夏聯日獲陪山行甚樂惜使旆早發追送東門不  
及累日怏怏也舊臘有府吏來辱寄頂山栗非惟風  
味不可忘而又有古人託物示訓之意是教我以虔  
恭畏栗無時而不戒愆也懷我德人如金如玉近觀  
選目有天官之除丘以敬來言留維揚三月末方可  
行令嗣即中必得信知安好非久有娛侍之期可喜  
也春暄惟為國自愛

與趙仲穆書

去年三月晦日承約過我及晚不至次日特出城相  
看會善之先生言足下以早絕江遂不得追餞為恨  
然喜往來者誦善政日接于耳及石室千江來益得  
詳舉其事蓋材智明敏守以廉慎一試初步便自設  
施如此況尊翁之交徧天下上之卿相下之閭巷識  
與不識莫不相慶謂趙氏有子為不已矣它日尚可  
量哉常記善之赴待制時尊翁囑之云儻與吏南與  
北系兩塗而我輩占其俚者非大有才德之美而持

以小心畏慎不可也此語深有警策請重為足下誦  
之母以喋喋為怒也辱惠書併大字感不可當又見  
續先相所書維摩詰經真出一手諸公深識筆法者  
不能辨且聞畫益造神妙名當益重使為政之暇留  
心書史功名不足為也恃愛敢奉愚直若此幸恕察  
與盧縣尹書

奉別數載而江寧之民懷思遺愛愈久而不忘也近  
知榮任南昌私竊喜幸吾鄉父老涵濡德化可以安  
於田野矣吾族世為儒數十代貧瘠殆盡弟姪輩猶  
有稍知讀書力農為業幸皆愚朴無事煩官府舍弟

書

十四

季安來誥仁政之美又云不敢望拜馬首但獲與舍  
人一識蒙以愛人及鳥知感不已因其回董奉狀上  
問夏熱惟珍重不備

與趙伯寧司使書

去春嘗奉狀計無不達厥後雖有臺郎去而不以告  
故缺於修問然非敢踈慢想惟高度待山野不以世  
禮可相忘於形跡之外也比審擢典

先皇祠祀祗虔禋禮視古秩宗益親而重山中以  
潛宮改創出自鈞畫成就刻之穹碑垂于永久獨以  
差稅累奉



百蠲除而未得省部明文如乙亥冬僧徒當差枷鎖累月盡以租入不償其費為苦不可言茲蒙鈞慈特為啓奏幸望矜念早得文下所謂成始而成終者也自今而後吾徒之食息于此者一飯必祝想見先皇在天之靈喜動玉色而靈山佛記願力無窮其降福公身亦無量也某居此十年奔馳勞悴加以多疾日思求去但以忝為開山住持若不能乘此機會蠲其差稅則後人決不能安處而致廢弛而罪在不肖今若辦此一事感盛德非言可喻

與張司使書

書

十五

某備負官寺而後者與秩裡禮蒙受庇護多矣雖未奉瞻識然不勝感刻今春嘗率僧徒各賦拙句少紓懷慕七月愚徒歸言道德意愈不敢忘差稅獲欽免出自贊成復喜擢任郊賦計惟以仁惠之心寓諸寬平明允之政則天下蒙其澤矣寺中計撥開除尤乞終惠謹附狀伸謝上瀆清嚴惟垂矜察不備

與那海彥深僉事書

去夏使舟扶護先大夫靈輿道過龍灣雖獲尉吊而儼然縗絰中莫展所懷繼聞畢舉襄奉起復臨政秋間又喪令子送骨長干聞者莫不嗟悼以盛德所鍾

既孝且慈而罹此酷奈何奈何然宿因定業佛不能  
逃天數乘除世所通論惟達觀明理委順大化如范  
文正早失純佑純粹終得純仁以世其家父子之緣  
自有先定公以貴胄而積善餘慶居官莅事明而能  
恕寬平仁厚造物者豈終懵懵哉辱書道其憂鬱敢  
布此以相尉解微蹤鞅繫求去未能臨風不勝懷戀  
不悉

與九成書

去載嘗一再上狀計達鈞覽臺郎南來傳道德意感  
佩無已又竊聆輿論謂元勛世家而謙退恬雅不異

書

十六

寒素才敏過人蓋得心上著操其大本故於臨官  
政應事物無非此心妙用也未卜良晤惟切馳仰人  
便附問不悉

與韓伯高治書書

自揆踈拙又寄迹方外不敢通名於大人君子之側  
惟思待盡巖穴甘於淪棄以固守吾道是吾志也而  
縻身官寺乞退未能一事應鼎便有齟齬其俯仰往  
復又不得不爾伏念初自錢唐過此出於齒錄之餘  
前年使車南來叨陪累月別來愈增懷慕雖聞橫榻  
中臺以顯微有間無由上狀然寺為潛邸改創密

通憲臺而不無望庇護也因愚徒留都囑其俟見從者萬一承受約束致區區之誠幸甚

荅張雪峯司農書

數載之端便不克奉呈問候鈞安惟劇懷仰去夏光復御史至奉接教帖及惠妙香慚思無量舊冬愚徒回復領教示珍果之貺又與徒輩布施贖行厚惠盛德言感不盡及寺中諸事多蒙庇護蓋由宿乘願輪現宰官身弘輔教法則吾徒惟有朝夕仰叩佛天用祈福履少盡懷報之誠茲因光復回莖具狀上復

與蘇伯脩參議書

書

十七

往年金陵雖獲瞻識常恨不能款密以展懷慕然每於高文傑作中優柔麇飲若攄心膂而接衷曲雖深相知者不啻過也此愚而慕賢昧而向明人之情爾豈謂大度不遺山林枯槁尚蒙齒及耶舊冬愚徒自都回傳道德意存問之至併山中文移所司者每蒙玉成懷感無已因光復御史回敢附扶道謝而致區區之誠如此

與孔用道都事書

某寄迹方外以幼稍涉書史故於士君子雖不目接而心切懷慕又顯微有間或致形跡音問之踈以揆

諸公爾往年金陵獲一再從游倡和之富揮洒之妙  
至今於泉石猶有德色別來缺於修敬去冬令村世  
績來審安好為尉近見華峯承旨云到都必會從者  
及危太朴想一時盛集非林下所可仰睇也附便上  
狀道不忘之誠

與忽都察總管書

自泰定元年來得丞相領院事而相公為之叶贊一  
更舊弊教門幸甚前年秋相公遷調劇郡諸山羣衲  
攀餞江滸依戀無已繼聞過四明公按海商織豪無  
取廉而不苛明而能恕島夷蠻貊歌謠德化比審還

書

十八

朱

治雖古良二千石黃霸趙廣漢無以過之東嘉之民  
何其幸哉而識者嘆息謂宜置之省臺方展大用而  
吾徒者眈眈願依庇護又恐其不可得故凡有自京  
來者必走問安好而樂誦善政二月江心僧奉院劄  
來請新住持無言宣老云必先候謁門下受約束而  
後入因得奉問無言卞學該博與不肖同游方外最  
交好者初聞江心積癥諸徒多矛盾欲絕謝又不敢  
故勉就之然私喜相公有遺愛於吾教况茲密邇治  
化可恃以無恐也昔趙清獻公知杭時迎辨卞法師  
於天竺取豪悍僧父捷輩逐而遠之東坡蘇公載其

事至今藜林以為美談閣下能援例與無言為外護則江湖衲子同一感德安知它日無如蘇公之紀之也惟高明裁之

與普顏帖穆爾監司書

奉別劇久書疏缺然不勝懷戀自聞居制峴首忠孝兩全即日祥琴在御行赴趣召為國為民大展經濟而吾教倚為外護眾所屬望也舊冬常元中來伏領教示感尉無量且聞閒居窘乏无見節撻碌碌留此九載疲於應鼎來去未能幸賜箴誨為泚後計元中回取道襄漢謂必上謁因得上狀問候不備

書

十九

與杜清碧待制書

不接音問復數載懷仰何極舊冬聞赴史館榮召天下士論交慶辱忝里閭交舊其喜益倍近何局副來知以疾辭却回駟騎增斯文九鼎之重而古今同榮之且聞寓計籌山中以高道自牧擇二三同志相師友授受謝絕九流百氏毋使江湖之人附餘光步下塵貽毀譽致好惡以自溷則高風晚節何止照映百世也其縻身官寺求去未能詬謗日積如驅車千仞之坂力窮而不遑息勢使而然望有以教之因遣愚徒往吳門輸糧就令到杭問候適散箴經客去報舟

即開各以暮年何由會晤臨風不勝馳戀

荅廖天與書

其寄迹空門幼離鄉井漂泊江湖三十年於里中長者少有交接然數年來聞雅譽藉甚且受業悅弟獲奉周旋故雖不承顏而心已信慕古人有終身不相識託交書疏而情猶久要者比悅弟至辱書叙鄉曲出處拳拳若不及至將獎譽過情等語之惠使不肖無以辱先施自揆為山林棄物誤蒙國恩寵以虛名朝夕慚慙非惟致彼譏誚恐貽累自苦思辭謝而未敢何當從亮座主遊以終素願乎以來書致賀似

書

二十

非相知故敢以真情具白松雪翁吊字四軸附悅弟同上奉復不董未卜瞻晤臨風懷戀時暑惟自愛不備

荅族弟陳宗南道士書

其六七歲時從季父兄入城就學十餘歲即祝髮從釋繼而游方入泐已十七八年去鄉土地益遠歲益久凡親族多不識在兒時雖識亦不能記憶又所習與俗異故親者反疏疏者反親然時念之未嘗不酸鼻出涕也吾族昔多儒自竒中林祖後始有學佛者數人十餘年來聞賢弟與復心偕姪九萬為老氏學

又聞不廢儒業能琴詩以自怡皆道門之秀亦見吾族有人不肖學佛三十年雖不深造其道而志所存者此爾不幸以幼稍讀書所至便以能文字見稱恥為汙辱甚不平之數年住一廢寺正錢唐闕闕中回祿之後田地悉為豪奪強勉興復日襍役作六業報所使而人又以通時務見許皆非知我者一木鉢隨處就食一囊衣粗給寒暑不求華好羸餘所憂者道未明與母老家貧欲效陳睦州織屨供養而未能負罪于天何時買地縛屋畢此志願夏初益心李與二先生來錢唐辱書詞意勤篤使人重增手足之慕以

書

三

杭城應鼎煩冗不能陪二公款曲湖山間為愧爾所囑令師翠微堂記豈昧昧者所能當求名公發揮之欲懇善之學士書扁以寄暑毒且聞其辭痛未欲煩瀆之伺便令續寫去揮汗奉復不望復心九萬暨族中尊長鄉里故人均為申問

與友人共十四書

某自戊申冬侍先師入錢唐其時鄉人黃松瀑李楚瞻杜清碧鄧蓀辟日相過從後閣下又以官來吳雖去土日遠猶得侍諸老話鄉曲為樂俛仰二十餘年沒者相半而存者又皆散處獨不肖子然匏繫且誤

身涉世荐嬰患難如幼時之叅扣與夫平日所聞所  
受教於師友者盡皆喪失況有所謂行其道者乎去  
年因出隣峯公會道次逢一客以手教相授因念先  
師之執友二千里外猶不忘訓勵何敢望此故執書  
感歎者累日後客不再至又不知其所寓未幾山中  
復罹鬱攸之變從事畚築竟不克奉荅罪何可言以  
者情緒愈惡只思營構稍完少可逭責便謀脫去歸  
鄉里見長者陪杖屨溪上為晴雪樓中旬月客平生  
之願也洞山南溟侍先師最早得依隣庶能不忘先  
師之舊好時與往還或彼不諳世事而堡障之不肖

書

三二

受惠等也人便奉狀不謹臨風馳戀秋氣日清惟自  
愛不悉

某漂蕩湖海孤寄遠土數年得從者來杭雖各以事  
牽不能數會而心自相親若有依倚而託鄉誼之庇  
也去年八月政滿榮歸山中正值鬱攸之變弗克走  
餞私竊怏怏別才半歲露處野宿僧行僕猶不下數  
百相聚不散感相君憐護委人替役大殿法堂閣方  
丈庫厨衆寮僧房俱已成辦然躬事役作甘於勞苦  
以理自遣固是定數亦由業感所致視鹽官近日海  
溢人家田壤坳數十數里官民勞憊日夜惶怖洞觀



大化三災彌綸孰非空幻而我眇然殘朽殞身何愛  
故常有無聊之嘆而動故人之思隆慶簡上人來問  
近況安好為尉杭人傳報使旆非久復按浙右喜不  
自勝又見內院羅同知說廬陵諸山以不依例闡拈  
者皆以汰去令選大方辦事有德者舉上心吾法門幸  
事每懷吾祖達磨來中夏衣鉢才六傳而首得法者  
青原思公江西稱吉安大郡又諸禪多大剎而禪衲  
游錫不至者以無唱道之師故也閭下行義足以服  
鄉里言足信於人又家世宗公崇佛而好施詠諷其  
諸山使得明選四方有道者預薦剎以不負賢相君

書

三十三

草弊作新之善政而振興藜藿又令才德之士出於  
門墻名聞於人惠及於物而陰有福善之報也不肖  
非有所私善善惡素志如此因簡兄回恃愛干瀆  
可否又在去取俟新除有日迎候道左以尉傾慕初  
夏向熱惟自愛不具

奉別雖遠審為政大得民心為尉無喜令兄新除為  
斯文增重嘗觀今之仕宦以能處嫌疑為全身計或  
事有所甚明而力有所可為猶畏譏諂而不言至或  
親友有急亦不一引手援者視此何如哉若此今之  
為能吏也獨令兄在鄉黨朋友中有以事告不可

必盡其誠使它日親臨其民豈有知而不為者乎歆羨歆羨又蒙以故所交友託於杭守且及不肖尤感念及近千江禪老自四明回言趙仲穆大可人意而千江久叅天目中峯來往與松雪翁特厚與人交無豪髮干託故諸公樂與之游獨以不一造門下為媿蓋其善類相求如此非有為也雖其菴接隣縣有山託在化境而未嘗與人爭論且此公近併委菴而去其山得無樵牧出自善政不待囑也

春初叙別不克候餞江許為媿有自東州來者必夸誦善文明而不苛肅而能恕孟雋宗世家父子兄弟

書

二十五

講論諳熟施於為政不負所學矣不肖雖方外野人幼稍讀書見古賢士嘗有同時之嘆故在今人品雖不慕納交然竊聆一善則樂聞而既誦之況辱知愛其喜尉又可勝言耶適友人依無住奉院劄往往慶善寺正在治下無住藪林士也來別因得上問彼乍去生疎幸有以教之法眷郢楚雲挂錫覺慈寺掩關一室諸方聘而不起皆佳士也休暇時或可陪周旋於泉石間新瑞巖六通濟之才必蒙匡護所恃斯文之契故敢上瀆

其幼出江外不獲從鄉先生游故不知學又祝髮不

通世禮今夏長者過武林辱願荒寂私喜既里下必  
不見外而可奉教不謂闒闖中應鼎多故又行軒皆  
公卿往來非野衲可廁其間故竟不能陪杖屨於一  
朝夕也臨別江滸乃蒙留贈維摩像併行卷二冊時  
一展對如親入居士之室而詠歌大作若銀漢瀉天  
洗我塵穢啓我昏塞受賜多矣別來數月方以不知  
歸途何似昨日忽接客至辱書尉甚且索鄙作大似  
逼吃人荅話徒令赤面怒頸而終不能發一詞也可  
為一笑時中近除省都事尚未往賀來人先自以手  
卷與書投之必有回書又早上院中張率持玉溪相

書

二五

公書至頗訝不即給散勘合江洪諸僧多有來告請  
住持而謂勘合不至恐貽怒責多勸其回又頗聞異  
論以來使即言別故不及奉玉溪書會時併道意  
別來三載不勝馳系今夏辱令封賜願又蒙許為塑  
佛不勝感激然不肖多與士大夫交嘗聞其言與僧  
往來每思其袖中有物便殺風景謂其持疏也故五  
年於此修造已十成七八忍貪自力未嘗妄造人門  
頗似倔强然吾教中則不然比丘為乞士內以折驕  
慢外以破人慳貪人之有三世明矣求於前報於今  
施於今報於後如持左券以責償非欺也辱足下知

我深愛我厚而故為訟 誕非不可且不敢向令 定侍者來請所施恐定 小便來故復令標侍者與俱 幸從吏之感佩均也

自春夏來兩辱教示無領嘉貺使人惶慙不知所措 每惟閣下以勛舊之後出理劇郡而公退杜門簡默 自居雖清要貴官猶不敢以書問瀆視聽煩往復乃 能畧去勢位下交山林之士固是識度高遠盛德若 此而不肖何足當之杭城人事浩繁蕭提舉不得時 會然上任未久而諸公皆稱其能足張吾軍也可堂 公以兵敏之才負剛正之氣而公濟之以寬持之以

書

二十六

重言后道合施於為政吾知功筆之風化而為鄆魯 之邦矣廬陵之民何其幸耶其兄司馬公旦夕侍 親西上又為諸公得佳友賀也承索松雪翁字近 後其子得四幅亦莫知其真贗董以奉上前寄墨竹 亦然勤歲主聞留門下能促其再入淞為幸來時囑 為化銅鑪并婦西隱塔上化不得則令代買即酬其 直也

別來已深仰慕有自湖上來者又云足下非久來杭 故旦旦望之久而不至益重縣縣也六月一日辱書 及詩二首殊尉渴思但中有老而貧之嘆頗令人怪

訝蓋士患不聞道而貧富貴賤何預焉古人有處貴  
富而為物所役迷於聲色深自厭棄有羨於山林之  
士能樂乎天真全其道用故欲求為貧獨儉約而不  
可得者王荊公罷政判金陵惟一驢數僮未嘗乘馬  
肩輿所居四無人家僅蔽風雨不設墻垣若逆旅之  
舍後又舍宅為寺就城中稅小屋以居甚熱折松架  
棚處之裕如也雖其為政執拗而風度高遠甘枯淡  
如頭陀棄名利如脫屣其蘇黃諸公遷謫萬里九死  
一生飢寒跋涉而樂固自若干載可以想見其人也  
今足下貧未至於稅屋困不主於飢寒獨老而無子

有無後之憂然物之不齊聖賢有不能惟安乎天不  
而已若以吾佛所言世間相生滅成壞終歸於幻嘗  
考唐宋以來名賢世家於今子孫能守其業者幾何  
哉宜興昔有楊萊公者無子以田施建康保寧寺孫  
權乳母以宅為蘇之通玄寺唐詩人戴叔倫以宅為  
饒之薦福寺至今祠祭如初使當時有子孫能保其  
不覆絕如此乎今公年逾六十有愛女不必擇巨室  
但得士人溫飽家許嫁之奩具有無燕禮厚薄從其  
婿自為之不必效世俗爭校好看公便當高著眼把  
世間相一觀觀破服居士衣巾易所居為菴擇鄉里

從游之僧有純重福氣可託以事者使主領之而奉  
吾祖宗之祭公從一僮尚羊蘇杭山水間與名宿激  
揚此道毋事詩酒雖不能為龐蔥獨不愈於戴紳倫哉  
不肖數年來因住廢寺還俗無異處則與工役共作  
息出則應募官府如田莊家當役相似近謀於城東  
縛一草屋為脫去計未知能遂否諸山又以淨慈虛  
席取不肖廁三名保上雖未能中而狂妄冒進亦無  
逃於誚責矣每自愧汗春間寄人往洪作扇送諸公  
近附來令兄令弟子敬父子及伯曹對姪共六柄  
去秋上謁承規海諄諄造今不忘別來審起居佳勝

書

二十八

江淮自殍數千里獨浙右稍熙又蒙勸參以及江左  
得非善政所致而福緣會合耶茲聞欽承

上命監視書經政事之餘朝夕不懈昔文燈公為相  
而兼譯經潤文使故晚年益精佛理今閣下能資以  
照心為法外護豈非利益福田哉子壽相公往杭因  
論盛德謹附狀修問

往來雖數有便不能奉一書道謝意思以踈野上瀆  
清嚴非簡也比接手教極感軫念以備負灑掃三年  
于茲日給艱窘奏

上頒賜聞之驚怖不知所從鶴鷺一枝偃鼠滿腹猶

知止是巖穴一衲敢叨 天寵但開荆之初得以廣  
運四方來學勵精于道以報 聖恩愚志如此近聞  
淞西成圩上等之田多有出售買為常住久遠之利  
也又喜都司諸官同心公勤自揆愚鈍安居佚食何  
以報稱仰天蹟地若無所容尚微餘庇時賜教榮以  
尉瞻戀不備

去冬愚徒回辱書藹絲之惠今春廬陵府判至承寄  
佳章茲者又接教示足見高義不忘方外而林下野  
衲何以當此辱愛之厚愧不能如卓契順訪東坡故  
事以報所知幸時接安好以自尉解即辰溽暑緬惟

書

二十九

神觀超然無適不安也更望公暇誦佛書入禪定以  
自娛遣天道好還趣裝歸 朝光大相業區區至禱  
不備

某竊伏林下於當時名公自揆微顯有間不敢造請  
然讀其雄文大篇頌其才德之美未嘗不慨然仰慕  
故拳拳於閣下積有年矣辛未之夏閣下過金陵以  
羈於繕脩不能爭先快覩以償素願及稍暇往謁則  
使舟已發但於魯公處取所留佳什時一詠歌如承  
顏色而聆德音也去冬愚徒回言山中糧事劇感公  
論昔漢高帝復豐沛光武復南陽如故人嚴光猶得

復其守祠者茲山為

先皇潛宮建寺置田悉出於官費已鉅萬而稅糧能  
幾累奉欽免未蒙准除却擬續置同例如金宋寺院  
田糧免徵在後僧人自買方稱續置官寺新創並無  
舊額止有官錢所置常住收租報官作數却當差稅  
揆之金宋舊寺施惠優薄無乃不倫比得行省行臺  
咨入敢徼德惠獲遂欽免吾徒苟安食息蚤奉  
神御香火而

文皇在天之靈昭然鑑格閣下能無羹墻之思乎遣  
愚徒再往也 干瀆不悉

壽

三十

乙亥七月讀金陵倏忽五十載不勝懷仰中間喜審  
累登清要肅清憲紀顯微有間不敢奉賀以嘗侍聖  
竊聆清論知留心吾道氣養冲澹一無嗜好如唐顏  
魯公宋之富范二相皆以文章政事之餘怡神禪觀  
故能洞視今古臨生死禍福之際不變其節况富貴  
聲利可動其心哉病軀寄此十年去秋乞退便於求  
醫而相從於方外也不謂尚爾繫留惴惴祇慄以日  
為歲尚徼終惠以保善後謹附狀上瀆惟百千珍重  
上以連續元勛世德而下以禪悅自怡不具  
其巖穴棄物久甘枯槁報緣乖殊濫居官寺拙於應



肅與俗齟齬人所棄惡乃辱足下相顧寐莫貽以佳  
章感惠無量復承教示侑之信物是重吾愧也古人  
千里同風不資目擊或一傾蓋而心盡庶蘊稍涉言  
辭皆為剩法況以物乎謹用奉納受惠惟均行軒有  
暇不惜下教奉復不悉

與元叟和尚書 三答一

春末安西堂回嘗奉狀夏秋無便不得候問起居往來中詢知尊安為喜但今歲諸處旱荒峯頂多衆不無憂煩也卑姪羈於官寺疲於應鼎心神昏憊又畏福機來去而未得每念宗門凋弊大法之寄惟尊一人而已年將九十而不能侍奉以求最後之訓相望千里興言懷思殊覺酸惻謹遣徒明禪往拜床下尚冀箴戒策其不逮區區至望隆寒惟調攝四大百千眉壽不備

叨承法庇會、官寺十年干茲常苦多疾累有去志

書

三十二

仁奉

旨賜田而差稅未免恐貽後患故遣徒留都者三年近得省部明文欽免可畢素願遂於八月十二日辭退寺衆上下咸頌法幢一臨增重宗門本路及所司欽依元奉

聖旨事意備申上司初意待文下方敢通書然又不敢不預布誠懇謹遣愚徒密付廣埃問候起居一致區區瞻戀之誠幸恕其罪不備

去秋赴北維揚舟中嘗奉狀計徹侍凡九月四日至都九日入覲次日拜帝師咸問江南諸山事體以

得免役感荷 聖恩為謝復陳艱食之狀次見南北  
城諸山咸問和尚安好慶壽北溪退居西堂甚安健  
出前年所寄書達之感誦不已繼慶壽者魯雲九月  
一日入寺大率荒涼可念某以十二月三日出都為  
集慶新寺正月六日破土馳驛二十日至金陵而  
朝廷差官絡繹不絕早暮無頃刻暇且拆舊屋無容  
身處茲以中天竺奉

旨令如一溪住持遣人持公文往請和尚有遺愛山  
中一溪又在屬末幸囑寺衆早請入山向蒙尊教請  
文寺額已奉 勅寫牌額續後發去某以相去

書

三十三

私遠山門 寺底護人行速 奉狀不謹惟尊察歲艱  
異寬處尉此瞻戀不備

去秋嘗上狀二月昭藏主回伏領教示重以錦段下  
賜登受不勝感慰且云年踰八袞會晤之期料不可  
復得讀之不覺涕零先師示寐十七年矣大法之寄  
惟尊料一人愚姪輩朝夕侍奉猶慰不逮以縻身官  
寺每煩尊念加之鞭策所慙駑鈍有孤託任常以茲  
寺

先皇潛宮改創數年間勝幢有意光賁山靈延佇而  
千里之間會離乖合似若有數信夫天機之妙不與

人謀心之精微難以言宣也淨土長老來又領嗣教  
益增懷慕因其回蘇合香元連瓘八兩奉上即辰春  
暄惟神相多福以介眉壽不備

與如一溪書

叨承 朝命備負 潛邸新寺去秋蒙 召入都謝  
恩因以天竺缺住持舉三名自代敷奏于

上奉 特旨點定和尚六名京城師德與江南諸山  
在都者識與不識歡躍贊仰固知高風雖一室不肖  
自居若靈源大士生死不離大眾然靈源未嘗不住  
山也今藪林凋弊魔孽強盛所至大方若逃亡家衲

書

三

張

予無挂錫之地和尚與杭人宿有緣契道風遠揚  
可以拯宗緇建法社毋以塵俗可厭靖退自高衆生  
難度世事堪恐後古而然但隨時化導隨力建立以  
報 聖恩佛恩也某道業荒疎垢習深重與俗陸沉  
緇懷規訓怵然慚懼但望攝受俯循衆請增重此山  
使不肖可以少蓋前愆本欲自回迎迓以起造工程  
方急 朝廷差官絡繹而至不可暫離三月上梁後  
或圖一歸可盡晤言克似去奉狀不謹惟冀鑒察依  
前所陳以續正宗區區至禱不備

與妙國師書

去冬三月託館堂下溷漬不可言無日聽法誨通諸  
宗發揚佛祖玄奧又得覩座下龍象皆五竺四方諸  
國殊音異俗者不啻數十種族以是知

皇朝輿地之廣佛化之溥而我國師主領宏細曠古  
以來佛事之盛未之有也江南巖穴中寒酸野衲有  
目未見有耳未聞甚為希有雖平生叅學不如一承  
顏開教為益弘多初傳法幢三月下臨後聞寵留重  
增懷仰然為天下教門所系豈我可專私慕者某愚  
鈍無能叨濫新寺惴惴恐無以報國惟勵精勉力  
朝夕禪誦二祝

聖壽萬安公願區師仰弘佛社重任下為天下僧徒  
作主冀一身續二千年慧命正脉天龍加護安隱無  
惱化導羣生區區至禱不備

與澄湛堂書

廿餘年湖山陪從之久一旦乍遠不勝馳仰去秋聞  
尊體愆和恐往來者所言不真不敢修問兼有北上  
留都下三月南北城諸山無不相問咸以和尚為江  
南教法宗主獨建赤旛餘子望塵而拜矣歲暮歸至  
金陵起造甚冗朝夕無頃刻暇以先所住中竺奉  
百令如一溪住持遣人持公文往請所賴和尚為隣

好又與一溪道義之薦煩力贊成之得一善士同類  
相慶不待羽言也諸山和尚不具別幅會次幸致百  
千珍重意不備

與恩斷江書

奉別十餘載書疏廢缺良以多故自天竺鬱攸之變  
繕脩未完復被官差過金陵奔馳南北迎送使客不  
啻郵傳之苦雖極懷仰而高風遠度追蹤古德自揆  
碌碌應庸塵俗尚敢託舊通名侍側以取識者譏誚  
乎近聞俯從保福之請又與新玉几聯輝合璧學者  
膏頰同宗增慶庸是敢奉賀八疏而修舊好也適令孫  
得歲主下顧言即歸侍先具果瀆區區圖專狀冬暄  
惟善保愛不宣

與明雪窓書

後書記來辱書及剔紅盤子感愧無已且審住山安  
好祭庾充羨脩繕完美使容佳衲子數十足可行道  
何必五山十刹也王可毅叅政由湖廣赴 召取道  
留此數問近況而臺端諸公識不識者皆稱慕揮洒  
之美而鄙性年來拙懶愈甚而居官寺又不得不隨  
時俯仰達官初至一賀而退臨門則迎其它報謁悉  
廢雖遭怪怒亦不顧恤然識者謂吾得體公私之事

豪賤不預殷勤交接徒取困辱造物於人政自有定  
惟脩其在我者而已然世事可畏得一日先退縮乃  
為佳耳

荅砮平石書

其在江右時聞圓應室中龍象皆是氣吞諸方而和  
尚尤稱穎拔常願親炙不能遠去及來浙天童散席  
圓應遷化名勝多出世四方不肖因留杭湖莫展良  
覲獲交於令弟千里而嚮慕之私未嘗少置比數年  
隨身廢院自頽塵俗不敢通名左右今春上足來辱  
書海菜之心雖先施之禮令人感媿而喜不為長者  
棄絕繼此有可以受教矣上足回清江經一匹吳箋  
五十番奉上匪報也相望東西州何時一奉顏色莫  
尉瞻仰臨風馳戀

荅庄正宗書

春夏間使人去兩奉書以久不得受業寒俗信及見  
人說上年飢荒無以搶掠貧富俱不料生故書中信  
筆直情相懇併問況味果何如爾非有所干瀆使有  
貸借理必償還古人養母俱有法制睦州織蒲供養  
不聞求於人道紀以身負母或有助之者曰吾母非  
君母也形骸之累吾事也可勞它人哉律許佛子減

衣盂之資養父母父母正信恣與之非正信者稍與之不肖之族先世多儒亦出名僧近子弟輩皆廢學無知受業悅弟來問以度荒之計幸喜粗給且感以統金為老母湯藥之奉此固相愛然視先哲所行能無相戾乎謹附元數奉償感惠等也如後有門戶事得與當道言少庇及之出於望外或彼以它人事相干則勿聽乃幸賤蹤欲八月赴北然亦未決只思深入巖穴求少安而未得其計承示報百文近況皆所喜聞又聞監司相公為政江西之民書其名為救命舌佛供養自古之良相亦不過是也悅弟回竹賦一

書

三十八

之寄上時者惟自愛不一

荅愚如菴書

前秋與今春兩次辱書以倦衆欲使不肖接踵後塵甚感厚愛而自揆非器無丞相領院事以來一更舊弊凡住持不拘寺院大小俱從三名從新改給勘合縱先以三名印信保到者亦發下再換待新勘合保定三名到時即與闡拈便發劄付急遞鋪去並無費用除此略無間道可入況平生甘守癡鈍不能與人位昂堇守畏禍猶有不逮豈敢以間道冒進耶又歷數鄉中尊宿如晨星落落後來縱有英邁而氣象不



及先輩和尚雖尊年幸彊健且山林深靜祖庭傳道之地可以鍛鍊學者故累奉狀勸留而道委曲所以非敢虛禮辭讓七月廿一日勝首座言都寺來伏領教帖及山門請疏兩序耆舊書聞之驚愕旬日不能自安原其所以乃琰監寺者曾有書說不明白疑悞尊聽而勞耆宿與從者往返數千里觸隆暑冒驚濤困憊艱阻何所不至使不肖戮身不足以塞責而報盛德也某居此殊無况關關中應鼎疲於土木深自厭惡峯頂高寒又庾廩充羨室宇新麗得繼芳躅守戎規而承教訓於朝夕此生入幸柰拘文而非人所

書

三十九

自為也專使留此月餘各以真誠剖露寧容一豪虛偽因勸其回率眾苦留幸俯徇其請遲一二年却看機會如何謹此奉復其山門疏與兩序耆宿諸老書皆不敢開就令特還勞煩人從重費裹糧而又違雅意罪不可追

與宗可庭書

池陽僧自越回杭來天竺出所賜書嘗即奉荅計必達十月行院公會闡拈而大名中宣城景德之選咸謂江海耆年如公不數人而促回江左此舉復不稱特恐為故里一歸如圓悟祖之住昭覺或可爾後聞

池陽之檀越士庶固留不舍而又喜郡侯昂父公以斯文氣味相知而教門可倚以為外護也某正月望搃金陵二月三日入新寺初擬赴北復少止近得報差官買木起寺復撥田未審若何然昇與池不遠聞往來人誦馬公善政不絕耳大是擒捕江淮彊賊為商旅大便況侯先在太平時去蕪湖一根柢巨豪其邑至今安靜作郡如趙廣漢黃霸之流則它日嚮用清獻家世斯無媿矣不肖同差來官入蔣山立碑見曇芳言有一道人往池州載蘆求作記於侯予以林人雖辱交而思其清嚴又思和尚久缺問訊因修敬或會昂父道珍重意不殊此入夏向熱惟善保愛不悉

與寶雲盧老書

某未出衆時和尚已據聖說法嘗獲請益至今不敢少忘自勝幢往新吳一住三十五年道德如首山風穴蒼年如趙州典牛晚生餘子何足知之某流浪江淞冒濫徒已巳春復叨

國恩備負官寺不過從俗俯仰不能扶護宗教法門之罪人也仰慕高風愧死無地去夏辱教示俟予過情不蒙歲規是以世俗待我使自愧責人回值况不

及荅狀正初寶雲人至復接書誨以觀音寺記見囑  
寸識荒踈何能及此況二十年來盡悴土木似覺損  
傷心神疲憊昏耗健忘多睡加以賓客迎送朝夕不  
休連日來以

先皇聖忌看藏經臺官祭祀終宵不得寢息而來人  
即趨便舟而回雖尊命不敢辭然必待二月勉成之  
問便附上也謹勒狀上復惟壽高期頤而不倦垂誘  
以任大法九鼎一絲之寄如古人單丁草屋道之所  
在無羨於萬指千礎也相望甚遠臨組不勝馳戀

與果庵主書

書

四十一

在果菴主四月初大隱大士至承寄扇且云曾在  
杭中天竺時與盛侍者因令作般若無盡證記以來  
金陵無暇入思聞盛兄已過去而般若老和尚亦示  
寂極切怏怏愚志欲得老和尚行狀當為撰行業記  
以卒遺志也大士又云得吾友贊成庵事不倦勞苦  
化緣接待感刻無量此庵吾幼時隨大士同建日游  
方三十餘年近復叨濫

國恩住持官寺未能辭退而大士年老無人侍奉得  
吾友朝夕贊助幸望安心不退願輪他日首丘或効  
區區謹附鈔一錠作麵供大眾以表不忘

與若季衡書

己巳正月相別辱餽甚篤一再到杭而不得款密  
繼而奔走南北應酬多故不得脩問且知勇退歸越  
彌雲門三高近二老聞已出山而公能獨高乎待歲  
主來言來春後者欲游金陵若果則鍾山猿鶴喜舞  
以迎況凡官乃天台祖舊化之地能一吊遺跡亦不  
惡也但恐由丹陽遵陸有二百里之跋涉不若取金  
山問舟雖遇風濤之阻然不過遲留數日爾有法眷  
倫仲芳極有道韻先師甚愛之聞退佛巖不知留四  
月何處或清箴七尋與相陪同來尤出望外之喜以  
至不作仲芳及清公書東明作房主必忙併問訊  
會晤有期不悉

與詰古智書

某初出衆時和尚已出世後上下吳楚間又往來相  
失遠望勝幢奔走四方衲子不肖為里中後進不及  
一親槌拂可勝嚮慕記庫申之冬天目中峯貽書以  
席溪穴變令作脩造疏其時妄計當大故者必待非  
常之人年來聞化事甚盛東坡所謂不起于座而化  
廬山之下為釋梵龍天之宮於今親見之何其幸耶  
自顧寡德躬事畚築無所成就又誤蒙諸山齒錄偶

中天竺之舉朝夕惕息而已取譏高識貽玷鄉社便  
風冀有以教我今夏足翁首座古源藏主來辱書惠  
物禮過厚獎譽過情非所敢望今聞其歸值允奉荅  
不謹方今正宗無人念先時吾鄉諸老皆先化鄉閭  
而後入泐皆光明盛大十數年來頗覺寂寥湖海所  
屬望者猶有和尚與圓通二老在焉神靈有知終當  
推轂惟不倦鋟鍊學者以副區區至禱

與受業師祖書

常思六七歲時就學故山而山中開創之勞實自和  
立成規以遺後人今稍有樹立敢忘所自以漂蕩

書

四三

久不克侍奉朝之兢深負罪愆雖彌出世而不  
能闡化雖匡徒而不能弘道又且福薄緣差自報國  
天竺俱值鬱攸之變脩繕未完復來金陵只縈世故  
莫識何以奉明訓也悅弟來伏讀教示規誨諄諄喜  
尊年九十而康健如昔以縻身官寺不違歸省惟西  
嚮馳戀而已伏冀與趙州古佛同一壽量尉此瞻仰  
奉狀干冒無任戰慄之至不備

與印月江書

其以地遠寡便久缺通問而懷仰無已夏間聞甬東  
以玉几來聘不赴繼而使者往復再三堅守必欲起

行而勝幢始渡江或謂茗寺富盛可安廣衆鄖嶺虛  
名五山而凋弊宜若毋往然古宿行道不擇地隨機  
赴感任緣去住彼名彼富皆外物也禪師之心或在  
於是比待歲主來知道過雲門以九月望日入山獨  
一翁後五日入保福而天童延慶雪竇諸山皆名德  
又浙東教府猶有公論異於它處則玉几可指日而  
復全盛吾祖東菴西菴賴有庇護焉待師言歸謹附  
狀上賀微幣告三禮不足以展誠餘俟專遣時寒冀  
善調攝不宣

與有龍長老書

書

四十四

八月廿二日伏接手教感慰無量且審住山安好說  
法無惱每見過往官負論閩中諸山之弊官府獄訟  
僧居其半獨足下早游方外徧參江浙諸大尊宿故  
捺履造詣非餘子所知自可扶俗千丈然其類頑惡  
其習久弊視住持為過客安能從化為善先佛在時  
六羣之黨猶不能制況二千餘年末法比丘耶幸曲  
垂誘迪更要去處輕便毋蹈禍機區區拘於官寺惴  
惴度日屢求去而未能責以開創之始必令立定成  
規方許放閒然於世故事非鉗口不敢言亦塞耳不  
聞也望悉此意承寄繡段固是可與人作人事然

物太重非吾所當而元章謂數千里將至豈可復返  
勉留之漸懇不已官紗一端重十四兩少荅雅意非  
報也夏熱惟為道保愛不悉

與淵默堂書

奉別三十餘年矣記戊辰之冬在天竺時伏承書惠  
正值官差過金陵迫之上道失於奉荅後竟奔馳南  
北應鼎無暇復稽修問罪負何言然每懷思幼時游  
從規誨之德音猶在耳信知古宿於一師一友少者  
所益終身不忘至開堂日拈香鼎謝豈欺我哉自媿

素崇

正書

書

四十五

朱

貞作

上寺何以亡徒補報宗教有負師友多矣

近僧自洪來又接批示併緘先至元間東溪為竒中  
林祖作江湖疏橐知寬度海涵尚納我於可教之域  
未即拒絕自省不逮愈益慙懇因愚徒懷渭歸令其  
專拜室下鈔一定綿十兩少致遠意惟攝受之地遠  
不能參侍惟善調寢食與趙州古佛同一壽量百千  
珍重不宣

與福田僧書

久不通問惟劇仰慕每與宗濟論悲度四生無過水  
陸大會獨餘干傳西蜀揚推官儀式殊異嚴肅而和

尚禪觀兼修行解俱備佛天幽冥感通如響由是追思

先皇以潛邸建寺僧徒食息其間羹墻之感曰惕于懷道荒德薄莫伸報効又念父師訓育徒友贊助居然異世情不自勝乃洗心滌慮運誠致敬奉書攀屈猊座開歲過此卜仲春之望大闡勝筵伏望侍者興無緣慈作不請友無吝法施惠然肯來且茲會昔梁武於鍾山創始一念融通今古一息因以縱觀山川之勝而扁舟順流孰謂脩阻也又聞禹河老禪以久百德里茅未及披識不敢具狀上瀆倘蒙

書

四十六

朱

與書

使四恩三有俱霑利濟豈存歿感戴而已阻於官寺不克躬往干冒清嚴無任悚慄不備

某在玉峽時獲聞格訓者累日別十年始復西林一會不旬日散去今又十六年矣奔走吳楚隨業受報三住廢院備嘗艱苦比五六年值報國回棗終日襍工役躬為畚築又田山豪奪過半與吏胥賤卒爭較唇吻身心塵俗不異田莊家每懷高風顛服勤左右而不可得夏中古源來辱書道德光華發為詞翰益



然而和肅然而厲可愛可敬又憫法門之弊惻然拯溺救焚之志不啻長太息而流涕也間房古寺負氣若此我輩盜名竊器隨羣逐隊真鼠雀偷生耳錢唐天台教僧有潤玉出者力行般舟三昧持律嚴甚不肯應世近選住演福學子輻湊如一溪履踐端正六拈中雙林間化風頗盛

荅真如舜長老書

別去恰五載去夏身歲主盱江回辱寄書及布甚感四月初上足至接閏月十七日書知出世說法而不所自為拈香不覺悚然吾宗受授不是戲劇

言

四十七

於最初工夫純熟忽然啐地折曝地斷見從上佛祖天下老和尚心肝五臟如鏡照鏡一切差別語言如自家說話一般無一絲毫疑惑然後復加徵詰勘辨至於機緣相契啐啄同時謂之以心傳心續佛慧命而後人以辦事來磨為講明言句為有所得至有以飲食相啖貨利相資聲勢相附乍此修彼力攘黨護非曰市交實若寇合吾以早涉世而荒於道不敢為人師而頗能知愧往年荷吾友以鄉誼之薦煩領內記繼而南屏以記室相招而吾來金陵不得款密然六期吾友性行純美謹慎三業終為法器也

既住院須真履踐明因果毋墮流俗且要洞徹佛祖  
向上一著而不為機境所移方自能手頭活立處高  
如此應世不課為吾家種草也欲備寫報書值出接  
官不及繡縷二葛二苧之惠領訖法衣一頂寄答不  
悉

答慈化愈長老書

往在天竺一見神宇清重便

必叩所蘊益知

造詣深密可承重寄第恨不能久款別來每切懷思  
前年承遣都寺通書不忘所自以法系相及其時以  
致不暇今夏又侍教東江葺主持書累千百言

言

四十六

凍

然先受之自與日用履踐之實不及應酬世故  
無不周悉而歸德於愚自視缺然何敢當此昔北齊  
文公上稟龍樹地之相去數萬里古塔主嗣雲門時  
之後先百有餘載而心同道同無有少異蓋吾與天  
地萬物均以明覺之性淪蕩流汨互為升降必反于  
初如經云發真歸元上與佛祖同一受用而所謂續  
慧命者是也又德山臨濟雲門趙州以來唱高機峻  
關鍵扃鑰皆當透脫無礙方能為人抽釘拔楔據曲  
录床不是細事吾以涉世早福緣素薄嘗多憂患聞  
道而不能力行如目極高峯遠近向背歷歷可辨而

足力不逮深自恨責又居官寺十二年累求退而不  
得此行可遂去志當結茅以了吾事也藍江年盛十  
瞻所住山皆能興振今居受經祖庭常千餘衆福厚  
緣順更宜力弘此道於應鼎繁劇密自照覺久之則  
有超然自得氣象矣多承篚幣益感厚意東江留蔣  
山記室琳侍者回法衣一頂紗一段就寄復荅縷縷  
不盡所懷惟永續正宗是望不悉

荅清泉海長老書

相別五載常切馳系比喜出世以書見寄上陳祖道  
重次又三復之密而以法系相及聞之深媿吾友

書

四十九

卷

昔社先子會中已如黃龍領徒行脚老佛智深相  
敬愛後入淞而諸方畏鋒而避莫敢嬰也若鉗鋸之  
妙抱負之富吾固退三舍矣果不忘所自得同稟先  
師六斯道有光乃欲知應菴田菴入圓悟之室而嗣  
席丘妙喜力回古道顏色然劣者何敢以當之恐為  
人譏誚也懼拂來意姑徇所請法衣一頂官紗一段  
寄去來幣領外益感琳侍者問舟告別忽遽復荅草  
草惟力行祖令以迓正宗不悉

荅南山月長老書

相別恰一載自聆出世極為喜慰但聞為劣者拈香

一事令人甚不安固是近時繁林以行腳辦事或得  
片言隻字之益至於住院託此以表道誼爾然徇名  
責實於我何有諦審先宗是何標格者箇題目不是  
戲劇列祖授受以心傳心如鏡照鏡何資語默如古  
塔主之嗣雲門北齊之稟龍樹相隔千百年浮山之  
於大陽亦不及識而其氣類相感豪髮不移每笑末  
俗之弊取古人語言穿鑿以當傳授及有以勢利相  
傾附就炎而去涼朝此而暮彼者平昔所深惡不肖  
雖不能高出常流亦頗知羞而不敢狂妄也足下相  
送數載一而識高必能洞察如苦不相外但同稟

書

五十終

先師為友足矣承惠磁器大適所用值接天使忙  
寶維那去速有先師所留伽黎併北綾一疋就寄期  
昌吾宗而力負此道毋以住院自足且自恣歲歎益  
愛重奉答不悉



